群經平議

羣經平議卷九

德淸俞樾

毛詩二

揖我謂我臧兮　還　齊風

傳曰臧善也

樾謹按臧同訓善而此臧字則當訓爲壯壯者盛也禮記學記篇約而達微而臧臧與微對則有壯盛之義可知蓋臧壯聲近而義通也首章言子之還兮故曰揖我謂我儇兮傳曰還便捷之貌儇利也是還與儇義相應也二章言子之茂兮故曰揖我謂我好兮

傳曰茂美也是茂與好義相應也此臧字亦當與昌字相應傳訓昌爲盛臧爲善則義不相應矣鄭知傳義之未安而易傳曰昌佼好貌則又與二章無別葢毛傳失之於臧非失之於昌一章以便利相譽二章以美好相譽三章以壯盛相譽言各有當未可徒泥古訓矣

履我卽兮　東方之日

傳曰履禮也箋云卽就也在我室者以禮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

樾謹按傳訓履爲禮而箋申其義如此殊於文義未

安氓篇體無咎言釋文曰韓詩作履履幸也此經履字當從韓詩說訓爲幸履我即矣者幸我就也二章曰履我發矣者幸我行也皆男女淫奔私相覬幸之辭履之爲幸蓋古訓有然韓說必非無據毛訓履爲禮反失其旨矣

總角丱兮　甫田

傳曰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穉也

樾謹按丱兮承總角而言則當爲形容總角之辭丱之爲言貫也說文𢇇部𢇇織以絲貫杼也從絲省丱聲是𢇇有貫義此作丱丱者即𢇇之叚字也又或通作

關禮記襍記篇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正義曰關穿也是關轂卽貫轂亦卽䚗之叚字也古字以聲爲主不泥其形故䚗或作關又或作丱矣說文以貫訓䚗葢以同聲之字爲訓總角丱兮者總聚其髦以爲兩角亇交貫之象也昭十九年穀梁傳羈貫成童范甯注曰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是其義也

猶嘑名分猶嘑

傳曰目上爲名

樾謹按名猶明也釋名釋言語曰名明也名實使分明也葢名與明古音雖不同然亦一聲之轉故禮記

檀弓篇曰銘明旌也銘與名同猗嗟明兮美目清兮正取清明之義因明字非韵故用名字代之毛公以名兮清兮皆言美目而名兮之文在美目之上清兮之文在美目之下因有目上爲名目下爲清之說此蓋依經立義不可泥也後人遂將目上爲名四字羼入爾雅竟若爲眉目閒之定稱於是變其字作眳見文選西京賦薛綜注又變其字作䫤見玉篇頁部不特非詩人之意且亦非毛公作傳之意矣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傳曰選齊貫中也箋云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

樾謹按此當以傳義爲長伐柯篇籩豆有踐傳曰踐行列貌選從巽聲得與踐通堯典巽朕位史記五帝紀作踐朕位是其例也毛公訓選爲齊訓踐爲行列貌其義不殊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子選宓不齊字子賤賤卽踐也可知選踐之同義矣舞有舞之位故以齊爲貴射有射之法故以中爲貴若如鄭義則舞亦可言貫射亦可言選轉覺泛而不切矣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葛屨 視見

傳曰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又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箋云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

履霜利其賤也又云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

攄謹案傳義但言葛屨之不可履霜女之不可縫裳並無可以履霜可以縫裳之說疑經文兩可字當作何字古可何字通用襄十年左傳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釋文曰何或作可昭八年傳若何弔也釋文曰何本或作可石鼓文其魚隹可隹可即維何也此古文以可爲何之證經文云糾糾葛屨何以履霜摻摻女手何以縫裳故傳義云然至鄭君作箋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則已不知可字爲何字古文

矣

美無度　汾沮洳

傳曰美無有度言不可尺寸

樾謹按無度猶無數也振鷺篇在此無斁箋云人皆愛敬無厭之者然則美無度亦謂無厭之者也後漢書張衡傳惟盤逸之無斁兮李賢注曰斁古度字是度與斁古通用傳以本字讀之而釋爲不可尺寸其義轉迂矣

美如英

傳曰萬人爲英

樾謹案凡言如者皆取喻於物傳義非也美如英與下章美如玉同英亦玉也著篇尙之以瓊英乎而傳曰瓊英美石如玉者此英字當與彼同說文玉部瑛曰玉光也古字止以英爲之穆天子傳枝斯之英郭注曰英玉之精華也玉之精華謂之英故石似玉者亦謂之英說文瑩玉色也一曰石之次玉者玉色謂之瑩石次玉者亦謂之瑩是其例矣

行役夙夜必偕陟岵

傳曰偕具也

樾謹案傳義非也行役夙夜必偕與北山篇偕偕士

子朝夕從事義同彼傳云偕偕强壯貌則此偕字亦當訓强說文人部偕强也是强乃偕之本義單言之曰偕重言之曰偕偕其義一也首章行役夙夜無已傳曰無解倦次章行役夙夜無寐傳曰無耆寐然則卒章言必偕正申前兩章之意言夙夜之間必當自强也訓偕爲俱失之矣

胡取禾三百廛兮代檀

傳曰一夫之居曰廛　正義曰謂一夫之田百畝也

樾謹按如傳義則三百廛爲三百夫之田其數太多且一章言廛二章言億三章言囷義亦不倫疑傳義

非也廣雅釋詁稛總纏並訓束然則三百纏者三百纏也三百億者三百總也三百囷者三百稛也其實皆三百束也說文又訓秉禾束也然則三百束者三百秉也鄭箋於二章曰三百億禾秉之數不知三百者億之數億猶秉也蓋自傳失其義故箋亦不得其解矣

樂土樂土碩鼠

樾謹案韓詩外傳兩引此文並作逝將去女適彼樂土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又引次章亦云逝將去女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當以韓詩爲正詩中疊

句成文者甚多如中谷有蓷篇疊嘅其歎矣嘅其歎矣兩句丘中有麻篇疊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兩句東方之日篇疊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兩句汾沮洳篇疊美無度美無度兩句皆是也毛與韓本當不異因古人遇疊句皆省不書止於字下加二畫以識之宋書禮樂志所載樂府詞皆如是如秋胡行歷頌登泰華山神人共遨游二句則書作頌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二人二共二遨二游二是其例也此詩亦當作適二彼二樂二土二傳寫誤作樂土樂土耳下二章倣此

職思其居　蟋蟀　唐風

傳曰職主也

樾謹案訓職爲主於義未安爾雅職有二訓一曰常也一曰主也職思之職當訓爲常猶曰常思其居耳次章職思其外三章職思其憂並同詩中職字當訓常者甚多如巧言篇職爲亂階言其常爲亂階也大東篇職勞不來言常勞而不見勸也今一以主釋之則義轉迂矣略舉二事以例其餘

良士休休

傳曰休休樂道之心

樾謹按一章云良士瞿瞿二章云良士蹶蹶三章云良士休休其義皆同故爾雅釋訓瞿瞿休休儉也若如傳義則與瞿瞿不一律矣此休字當讀爲燠休之休昭三年左傳杜注曰燠休痛念之聲正義引服注曰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之曰燠休以是推之休休猶嘻嘻也僖元年公羊傳慶父聞之曰嘻何休注曰嘻發痛語首之聲休與嘻一聲之轉廣雅釋詁休喜也休之爲嘻猶休之爲喜矣瞿瞿以目言蹶蹶以足言休休以聲言皆不敢荒淫之意泥其字以求之斯不得其解矣

見此邂逅綢繆

傳曰邂逅解說之貌

樾謹按邂逅乃古語莊子胠篋篇解垢同異之變多解垢即邂逅也與同異竝言是邂逅二字各自爲義邂之言解散也逅之言構合也故亦作解搆淮南子俶眞篇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乎高誘注曰解構猶合會也構爲合會解非合會而連言之曰解構古人之辭往往如此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因失而連言得倉公傳緩急無可使者因急而連言緩後漢書何進傳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因敗而

草蔓有野七十二卷錄知日見說也例其皆成言連

連言成皆其例也說見日知錄卷二十七野有蔓草篇邂逅相遇毛傳曰邂逅不期而會是專說逅字之義此傳曰邂逅解說之貌是專說邂字之義毛公生六國時猶通古語固知邂逅二字各自爲義但於野有蔓草篇謂因逅而連言邂於此篇又謂因邂而連言逅故前後異義也毛說此經必與彼異者蓋亦順文爲說彼經云邂逅相遇故從逅字取義訓爲不期而會此經云見此邂逅若從彼說則不可通故從邂字取義訓爲解說之貌婚姻失時男女睽隔其志鬱結不舒矣今夕見之皆得解說然解說在心者不可

見解說在貌者則可見故傳以貌言之是說猶悅也今夕何夕見此邂逅謂見此怡悅之貌也毛義精妙鄭箋尚未能申說正義更無論矣釋文引韓詩以爲不固之貌文選神女賦曰顏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然則不固猶言不自持也雖與毛異而亦從邂字取義其說亦通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杕杜

傳曰佽助也箋云君所與行之人謂異姓卿大夫也比輔也此人女何不輔君爲政令又云異姓卿大夫女見君無兄弟之親親者何不相推佽而助之

樾謹按箋義非也爾雅釋宮曰行道也行之人猶言道之人若荀子性惡篇曰塗之人可以為禹與此詩行之人文法相似胡不比焉胡不佽焉不皆語詞車攻篇徒御不警大庖不盈傳曰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文王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生民篇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傳曰不寧寧也不康康也此例甚多胡不比焉胡不佽焉猶曰胡比焉胡佽焉蓋言彼塗之人胡親比之行人無兄弟胡佽助之有故序曰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鄭箋以行之人為君所與行之人義既迂曲又云女何不輔君為

政令何不相推佽而助之正義因言猶冀他人輔之

上文明言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乃冀他人輔助失

詩旨矣

父母何怙鴇羽

傳曰怙恃也

樾謹按二章云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三章云不能

蓺稻粱父母何嘗皆承上句爲義此章云不能蓺稷

黍父母何怙義亦當同怙乃餬之叚字說文食部餬

寄食也莊子人閒世篇釋文引李云餬食也崔云字

或作𥫱或作飳餬從胡聲亦或省從古聲故怙與

御得以適用猶言父母何食也傳以本字讀之非是

肅肅鴇行

傳曰行翮也　正義曰以上言羽翼明行亦羽翼以鳥翮之毛行行列故稱行也

樾謹按說文羽部𦐺翄也從羽革聲翮羽莖也從羽鬲聲二字義近而音則絕遠革聲古音在之咍部鬲聲古音在支佳部不相混也此傳翮字乃𦐺字之誤廣雅釋訓行行更更也行與更音義相近訓行為𦐺猶訓革為更也自之支無辨斯翮𦐺不分故此傳𦐺誤為翮而正義以行行列為說於古人以聲相訓之

法失之遠矣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采苓

傳曰苓大苦也首陽山名也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箋云采苓采苓者言采苓之人衆多非一也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行似而非

樵謹按傳箋所說繁而無當於詩意實未得也首章言采苓二章言采苦三章言采葑詩人蓋託物以見意苓之言憐也苦之言苦也葑之言從也說文草部

曰詩須從也讒人之言往往飾爲哀憐辛苦之辭勸人之聽而使人必從故以采苓采苦采葑爲輿也此詩刺晉獻公聽讒而作采苓采苦其卽驪姬之夜半而泣乎三章皆言舍旃舍旃苟亦無然爰云舍之焉舍之焉謂譖訕人欲使見貶退也其卽廢太子申生之事乎首陽者元首之象以喻君也傳謂幽僻失之一章言首陽之巔二章言首陽之下見讒人之在君側也三章言首陽之東則更有意義碩人篇傳曰東宮齊太子也正義曰太子居東宮然則采葑采葑首陽之東正見讒人之言切近太子矣千載而下以意

逝志猶可得其微意也

逝者其耋 車鄰 秦風

傳曰耋老也八十曰耋箋云今者不於此君之朝自樂謂仕焉而去仕他國其徒使自老

樾謹按逝者對今者言今者謂此日逝者謂他日也逝往也猶言過此以往也箋以爲去仕他國毛傳殊無此義

奉時辰牡 駟驖

傳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

箋云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

樾謹按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人文略同然虞人驅
禽以待射非如獸人獻獸以供膳豈其冬但驅狼夏
但驅麋乎又曰辰牡豈但驅其牡者而牝者在所不
驅乎傳箋之說不可通也辰當讀爲麎爾雅釋獸曰
麋牡麔牝麎然則麎牡猶言麀牡矣釋獸曰鹿牡麚
牝麀麎四牡左傳曰思其麀牡蓋以凡獸言之則爲
牝牡專以麋言則當爲麎麔專以鹿言則當爲麀麚
而古人之辭往往互文見義故詩言麎牡傳言麀牡
牡者通凡獸而言曰麎曰麀專以麋鹿言互相備也
因麎字省作辰雖毛公不得其解矣

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小戎

箋云方今以何時爲還期乎何以然了不來言望之也　正義曰方欲以何時爲還期乎何爲了然不來而使我念之也

樾謹按箋文何以然三字解經文胡然二字因胡然之下即云我念之於義似不屬故加了不來三字以成其義孔氏作正義誤倒其文而曰了然不來非箋意也阮氏校勘記已辯之矣惟經文實無不來字不得增出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此二句乃自解之辭廣雅釋詁方始也言始者與我以何時爲期乎胡然

而我遽念之也杕杜篇曰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彼期已過故憂之此未及期故猶可勿念也上章曰在其板屋亂我心曲是亦念之至矣次章又自解之如此正義所謂婦人無怨曠之志者於此可見箋不知方之為始而曰方今以何時為還期乎於是下句不得其解矣

俴駟孔羣

傳曰俴駟四介馬也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為介之札介甲也　正義曰俴訓為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為駟馬之甲故知淺駟四介馬也箋申明俴

駟爲四介馬之意以馬無深淺之量而謂之俴駟正
謂以淺薄之金爲甲之札金厚則重知其薄也
樾謹按毛公但以俴駟爲四介馬並無薄金之說鄭
訓俴爲淺即用小戎俴收毛傳文俴之訓淺固無疑
矣以爲薄金恐未必然韓奕篇鞹鞃淺幭傳曰淺虎
皮淺毛也儀禮既夕記鹿淺幦鄭注亦曰鹿淺鹿夏
毛也是凡毛之淺者皆謂之淺古者以馬之甲蓋以
他獸之皮毛淺者爲之莊十年左傳蒙皐皮而先犯
之僖二十八年傳胥臣蒙馬以虎皮皆是也傳所以
識之者以用虎皮爲異耳蓋馬必有甲而甲厚則不

可驅馳故以他獸皮淺毛者爲之使足以禦矢石而其質仍柔輭不害馳走也管子參患篇曰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尹注曰俴謂無甲單衣者可知馬之甲僅如人之單衣耳未必以金爲札如鄭君說也釋文引韓詩曰駟馬不著甲爲俴駟此恐傳者誤衍不字若不著甲直謂之駟耳何言俴也毛韓義本不異因韓說衍不字陸氏遂以異義錄之矣

蒙伐有苑

傳曰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

儎謹按傳文討字殊不可曉箋訓爲雜義亦未詳討
疑糾字之誤桓二年穀梁傳以是爲討之鼎也釋文
曰麋氏云討或作糾是其例也說文丩部丩相糾繚
也又曰𦊆艸之相丩者又曰糾繩三合也蓋𦊆糾二
字竝從丩爲意繩三合謂之糾猶艸相丩謂之𦊆矣
冡之言冡茸也是有糾繚之義故傳以糾訓冡而箋
以雜訓糾今誤爲討則傳箋之意皆晦矣又按蠹雜
羽之說似非經意尚書棐誓敿乃干枚傳曰施女楯
紛正義曰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爲施女
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爲飾鄭云敿

猶繫也以是言之蒙有紛繚之義蓋即所謂襏乃干者紛繚與襏繫同也繫紛於盾是謂蒙伐以其爲盾之飾故言有苑傳箋所說恐皆失之或毛傳本無羽字但曰蒙紛也後人據鄭義增益耳

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

傳曰逆流而上曰遡洄逆禮則莫能以至也順流而涉曰遡游順禮未濟道來迎之　正義曰釋水云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孫炎曰逆渡者逆流也順渡者順流也然則逆順流皆謂渡水有逆順故下傳曰順流而涉見其是人渡水也

樾謹按溯說文作𣵺水部𣵺逆流而上曰𣵺洄𣵺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是溯字止可爲逆流之名其字本從屰得聲屰不順也若使逆流順流同謂之溯義不可通雖有爾雅明文未敢信也此詩本剌襄公不能用周禮兩溯字皆從下而上之意居今思古故取義於溯兩句之異全在洄字游字爾雅釋水曰溯洄流川過辯回川郭璞解上句曰逆流解下句曰旋流此經洄字即彼回字游字即彼流字回乃洄之省游與流古字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師古注曰游即流也溯洄溯流其爲溯也不異然溯之於回川則

道阻且長喻不以禮求之也溯之於流川則宛在水中央喻以禮求之也傳義雖亦本爾雅然於字義不合卽非經義可知矣

道阻且右

傳曰右出其右也箋云右者言其迂迴也　正義曰此說道路艱難而云且右故知右謂出其右也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廂是難至也箋云右言其迂迴出其左亦迂迴言右取其涘沚爲韻

樾謹按出其左右方見迂迴僅曰出其右於義未足如正義說豈古人之文亦苟且協韻乎斯不然矣有

杕之杜篇曰有杕之杜生於道左箋曰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彼言左此言右義可互明在熱則有寒矣霜降爲九月中白露爲霜則其時已寒而道又出其右是爽甚也北門篇曰出自北門憂心殷殷傳曰北門背明鄉陰此言右猶彼言北也蓋此詩之作序以爲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今讀其詩不見有刺意此後人所以不信序說也然一右字已與北門同意矣

其君也哉 終南

箋曰其君也哉儀貌尊嚴也

樾謹按蒹葭篇洵直且侯傳曰侯君也釋文引韓詩曰侯美也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傳曰烝君也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是君與美義相近故昭元年左傳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白虎通號篇曰皇君也美也孔子稱舜曰君哉舜也猶曰美哉舜也此云顏如渥丹其君也哉亦美之之詞箋云儀貌尊嚴蓋與蒹葭篇引論語文同義然言各有當或不其然

交交黃鳥黃鳥

傳曰交交小兒

樾謹按小宛篇交交桑扈傳與此同又桑扈篇交交

桑扈箋云交交猶佼佼飛而往來貌是傳箋並以交交屬貌然詩人言鳥如關關雎鳩雝雝鳴雁以聲言者爲多交交亦當以聲言文選鸚鵡賦注引韻略曰咬咬鳥鳴也說文無咬字益卽詩之交交而後人加口旁耳鳥鳴之訓或本三家詩與

百夫之特

傳曰乃特百夫之德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正義曰言百夫之德莫及此人此人在百夫之中乃孤特秀立故箋申之云百夫之中最雄俊也

樾謹按二章百夫之防傳曰防比也三章百夫之禦

傳曰禦當也然則防者言可以比百夫禦者言可以當百夫推之首章義亦如是柏舟篇實維我特傳曰特匹也百夫之特言可以匹百夫也故曰乃特百夫之德柏舟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直也其義與毛傳相近若用以說此詩亦復可通三章禦字毛訓爲當即相當直之意也鄭箋謂百夫之中最雄俊則以特爲特立之特此非申傳乃易傳矣正義混傳箋一之非是

人百其身

箋云人皆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　正義曰我

國人皆百死其身以贖之

繼謹按經言百其身不言百其死箋義非也此其字仍以三良言首章謂奄息也穆公以奄息從死奄息止一身耳若可贖之則人願百倍其身以贖之謂以百人從死亦所甘也上云維此奄息百夫之特是奄息之德足以匹百夫故願以百身代之兩百字正相應解爲一身百死失其旨矣

隰有六駮 晨風

傳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　正義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陸璣疏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

犖遥視如駮馬故謂之駮馬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
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此言非無理也
檖謹按陸以駮爲木名誠爲有理然梓楡之名不見
於爾雅今以爾雅求之釋木云駮赤李釋文曰字亦
作駮此木之以駮名者也釋草云朐九葉釋文曰樊
本朐字作駮此草之以駮名者也何必引梓楡之名
爲說乎至此經六字殊不可曉王肅謂據所見而言
亦臆說也六疑當爲芖說文艸部芖菌芖地蕈叢生
田中從屮六聲徐鍇繫傳曰從屮者象三菌叢生也
菌以叢生而謂之芖則凡叢生者皆得以芖名之別

易夬九五曰莧陸夬夬陸即蚩也莧叢生而曰莧陸猶菌叢生而曰菌蚩矣六駮即菌蚩莧陸之比六蚩陸古字通用陸從坴聲坴從蚩聲蚩從六聲以六爲蚩猶以陸爲蚩也駁蕣即樸草之別名郭璞注曰今江東有草五葉共叢生一莖俗因名曰五葉即此類也是駁亦叢生之物故稱蚩駁上云山有苞櫟鵻羽篇正義引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然則櫟曰苞駁曰六義正一例六駮即蚩駁也傳義失之陸疏亦未爲得

於我乎夏屋渠渠 權輿

傳曰夏大也箋云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於

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正義曰案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王肅云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義似可通鄭不然者詩刺有始無終始則大具今終則無餘猶下章始則四簋今則不飽皆說飲食之事不得言屋宅也

樾謹按傳不解夏字未知毛意如何鄭訓屋爲具雖本爾雅似於文　未安古鼎彝之屬往往刻宮室之象薛尚功所載有佣命鼎上刻室形阮氏積古齋所載有亞屋父丁彝上刻重屋形皆是也儀禮士冠禮

鄭注曰周制自卿大夫以下皆爲夏屋此經所謂夏屋者或亦用彝之屬上刻夏屋形故即以名之崔駰以夏屋渠渠說宮室之美義自得通而王肅據以說此經則詩人固言飲食之器非言宮室宜爲孔氏所糾矣

泌之洋洋 衡門 陳風

傳曰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箋云泌水之流洋洋然

正義曰邶風毖彼泉水知泌爲泉水

樾謹按毖彼泉水爲泉流之貌泌之洋洋爲泉水之名正義必合而一之則是泌之洋洋爲泌泌然之洋洋

不成句矣且毖彼泉水與變彼諸姬一律今云泌泉水也則亦將云變諸姬也其可乎故觀毛公泌泉水也之訓知非毖彼泉水之毖矣蔡邕郭林宗碑曰棲遲泌丘以泌爲丘名或本三家詩廣雅釋丘曰丘上有丘爲秘丘泌丘當即秘丘也泌之爲丘名爲泉名雖未知孰是要皆實有所指之地非如毖彼泉水爲虛擬之詞也

誰昔然矣墓門

傳曰昔久也箋云誰昔昔也

樾謹按昔之爲久常訓也誰乃語辭誰昔然矣猶云

由來久矣傳箋之義甚明段氏玉裁所訂故訓傳作昔夕也爲之說曰誰夕猶今人云不記是何日也記云疇昔之夜疇誰正同此說殊誤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萬民此豈一二日之事而以疇昔之夜爲比乎且記云疇昔之夜昔疇昔昔也猶云昔之夜也若訓昔爲夕則既云夕不必又云夜矣段謬解記文因臆改傳義不可從也

佼人懰兮 月出

樾謹按說文無懰字懰即溱洧篇瀏其清兮之瀏作懰者字之誤也采薇篇正義引鄭君周易注曰憛讀

如羣公𥳑之㶣古書篆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慊然則瀏誤爲㦔亦猶是矣瀏之義爲淸說文水部瀏流淸皃引詩曰瀏其淸兮毛意上言瀏下言淸不當同義故曰瀏深皃至此詩毛惟首章有傳二三章皆無傳葢義與首章同首章傚人僚兮傳曰好皃此章傚人瀏兮釋文亦曰好皃正得傳意深與好從淸之義而引申之廣雅釋詁曰㵾深也淸之爲深猶㵾之爲深也碩人篇巧笑倩兮傳曰倩好口輔淸之爲好猶倩之爲好也此詁訓之法後世失其傳久矣

匪適株林從夏南 株林

箋云匪非也言我非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佚之行自之他耳觝拒之詞

樾謹按鄭意以此兩何爲詩人設爲靈公觝拒之詞然非詩意也靈公之往夏氏必以從夏南爲詞故詩人刺之曰胡爲乎株林從夏南乎殆非適株林從夏南也如此則淫乎夏姬意在言外矣

箋義失之

天之沃沃 隰有萇楚

傳曰天少也箋云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

樾謹按夭之沃沃仍當以長楚言詩人固借物爲喻不必斥言人也國語魯語澤不伐夭韋注曰草木未成曰夭漢書貨殖傳澤不伐夭師古注曰夭謂草木之方長未成者此經夭字義與彼同沃沃即此篇所謂其葉沃若也若以人言則失其義矣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匪風

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者

樾謹按經文兩誰字鄭本當作𠷎說文口部𠷎誰也經典相承以疇爲之爾雅釋詁曰疇誰也鄭作箋時

經文𠷎作嚋能亭魚嚋將西歸鄭解嚋字爲嚋匹之嚋國語齊語人與人相嚋家與家相嚋韋注曰嚋匹也字亦作儔大玄經劇首曰陽無介儔范望注曰儔匹也鄭以爲儔匹中有能亭魚者儔匹中有將西歸者故以人偶釋之不然則誰能誰將意甚明顯何迂迴其詞而曰人偶乎詩中言誰者如誰謂雀無角誰謂鼠無牙鄭固不以人偶釋之也是知此經誰字當爲嚋矣

於我歸處 蜉蝣 曹風

箋云君當於何依歸乎　正義曰此國若亡於我君

之身當何所歸處乎

繼謹按王義之說非經意且非箋意也經云於我歸處箋云於何依歸焉卽以我爲何我何古音相近鷄之奔奔篇我以爲兄韓詩外傳引作何以爲兄疑此篇於我歸處於我歸息於我歸說三我字韓詩並作何鄭箋用韓義耳周頌維天之命篇假以溢我襄二十七年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言部引作誐以謐我何之爲我猶何之爲誐也

蜉蝣掘閱

傳曰掘閱容閱也箋云掘閱掘地解閱

樾謹按傳箋於掘閱之義均未明說文土部堀下引

詩作蜉蝣堀閱是堀乃本字掘其叚借字說文又有

㕞字曰兔堀也徐鍇繫傳引文子兔走歸堀閱證之

詩之堀閱與文子堀閱同義閱通作穴文選風賦空

穴來風注引莊子空閱來風是其證也一章言羽二

章言翼三章言堀閱者見昭公任用小人入其朝者

如入蜉蝣之堀穴也漢書鄒陽傳曰士有伏死堀穴

巖藪之中耳亦以堀穴連文因叚掘閱爲之而毛鄭

均不得其解矣

季女斯飢　候人

傳曰季人之少子也女民之弱者　正義曰采蘋云有齊季女謂大夫之妻車舝云思孌季女逝兮欲取以配王皆不得自以在其閨故以季女爲少女此言斯飢箋謂幼者莊亂非獨少女而已故以季女爲人之少子女子皆觀經爲訓故不同也

樾謹按毛分季女爲二義殊爲不安此季女與車舝篇同彼箋云思得孌然美好之少女有齊莊之德者往迎之配幽王代褒姒也此詩之義與彼不殊僖十八年左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史記晉世家作美女乘軒者然則曹

其公不止遠君子近小人且多內嬖可知故於卒章及之見婉孌之季女不見答而至窮困也史記增美女二字必有所本或三家詩說與

四國有王下泉

傳曰郇伯郇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箋云有王謂朝聘於天子也

樾謹按焦氏易林蠱卦云下泉苞稂十年無王荀伯遇時憂念周京據此則三家詩當有作四國無王荀伯勞之者勞之謂憂之也淮南子精神篇竭力而勞萬民氾論篇以勞天下之民高誘注曰勞憂也三家

詩必訓勞爲憂焦氏用其說故曰憂念周京也以全
詩語意求之優于毛矣

一之日觱發　七月　豳風

樾謹按七月篇或言日或言月王介甫詩說因有陽
生言日陰生言月之說殊近穿鑿蓋前人徒以陰陽
爲言而未推其紀數之異也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
四之日以周正紀數也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
月十月以夏正紀數也公劉徙豳當有夏中葉則其
俗必循用夏正周公作詩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故卽本豳人之俗以立言篇名七月其曰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皆夏正也至夏正之十一月在周爲正月周公在周言周故變其文曰一之日以周正紀數而又不與豳俗之用夏正者混而無別正古人立言之善也既曰一之日遂繼之曰二之日便於文也既曰一之日二之日則夏正之正月二月不得謂之一月二月故從周正數之曰三之日四之日自是爲蠶月蠶月者夏之三月以周正數之則五之日也不言五之日者以篇中有五月也不言三月者以篇中有三之日也因取物候之有定者紀之而曰蠶月不特屬詞之密且正朔無定而物候有定則七月一篇所紀

日月皆定於此矣

三之日于耜

傳曰于耜始修耒耜也

樾謹按四章一之日于貉箋云往搏貉七章晝爾于茅箋云往取茅是經文于字箋皆訓爲往獨此無箋則因修耒耜不當言往耳不知于耜亦往耜也周官薙氏掌殺草冬日至而耜之鄭注曰耜之以耜側凍土剗之三之日于耜當從此義謂往而耜之也耜乃殺草之名非謂修耒耜豳地晚寒故至三之日始克耜之耳

蠶月條桑

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　正義曰於養蠶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斮條於地就地采之也

樾謹按采桑之事尚在下文若此句已言斬條於地而采之則下又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〻〻復矣且斬條於地而采之亦不得但謂之條桑箋義非

蠶月條桑與四月秀葽文義一律禹貢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說文草部蘨艸盛貌引夏書曰厥草惟蘨蘨爲草盛貌則條爲木盛貌此條字義與彼同條桑言桑葉茂盛也

猗彼女桑

傳曰角而束之曰猗　正義曰猗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穉之桑不枝落者以繩猗束而采之也

樾謹按猗乃掎之叚字說文手部掎偏引也女桑乃桑之小者故以手引而采之也並無以繩束之義

四月秀葽

傳曰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　正義曰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

異必有誤者依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資生田中葉青
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
是葽已否未能辯之
儀謹按王貢之爲葽亦無明文鄭以意說之耳未足
據也爾雅釋草曰葽繞棘蒬郭注月令遠志也疑即
此經所謂葽者葽繞亦疊韻字重言之曰葽繞單言
之則止言葽矣本草云遠志一名棘菀一名葽繞葉
名小草陶注曰小草狀如麻黄而青蘇頌圖經云亦
有似大青而小者三月開花白色此云四月秀葽者
蓋三月而華四月而秀又或幽地晚寒故較遲一月

也毛必云不榮而實曰秀此亦似泥正義引出車云黍稷方華生民云實發實秀是黍稷有華亦稱秀然則雅訓固未可拘矣

上入執宮功

傳曰入爲上出爲下箋云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

繼謹按上尙古字通上下之上可以尙爲之尙庶之尙亦可以上爲之上入執宮功言野功旣畢尙入而執宮中之事也陟岵篇上愼旃哉朱子集傳曰上猶尙也其說視箋義爲長不得因非古訓而疑之

予所蓄租鴟鴞

傳曰租爲　釋文引韓詩曰積也

樾謹按租當讀爲苴漢書郊祀志席用苴稭如淳曰苴讀如租是租苴古字通也召旻篇如彼棲苴傳曰苴水中浮草然則予所將荼予所蓄租言予所將取之荼予所蓄聚之苴兩句正一律如毛韓之義則與上句不倫矣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東山

箋曰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

樾謹按不與伊並語詞不可畏言可畏也伊可懷言

可懷也蓋言室中久無人荒穢如此可畏亦可懷也

箋義失之

九十其儀

正義曰畢九與十言其多威儀也

樾謹按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故古人之詞凡言至多之數必曰九若公羊傳叛者九國漢書反者九起是也此言九十其儀與無羊篇九十其犉一律蓋以十計者止于九十若再益以十卽當以百計矣是不可復益之數故爲至多之數也若依正義分九與十而二之轉不見其多矣且如九十其

犉可曰九其犉十其犉乎山不解古人語意故也

籩豆有踐代翦

傳曰行列貌

樾謹案踐當讀爲翦爾雅釋言曰翦齊也翦訓齊故爲行列之貌言籩豆之行列翦然而齊也尚書序曰遂踐奄鄭注曰踐讀曰翦禮記玉藻篇弗身踐也鄭注曰踐當爲翦是踐翦古通用矣

德音不瑕狠跋

傳曰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

樾謹按傳箋義並非也瑕古與遐通隰桑篇遐不謂

矣禮記表記引作瑕不謂矣是其證也泉水篇不瑕有害傳曰瑕遠也是亦讀瑕爲遐德音不瑕猶曰德音不遐不乃語詞不遐遐也與車攻篇不警警也不盈盈也文王篇不顯顯也不時時也一例言其德音所及者遠也

羣經平議卷九

群經平議卷十

德淸俞樾

毛詩三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四牡　小雅鹿鳴之什

傳曰鵻夫不也箋云夫不鳥之慤謹者人皆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則止下止於栩木喻人雖無事其可

獲安乎戚屬之

樾謹按鳥何與於人豈人愛之即可以不勞乎箋義非也爾雅釋鳥曰隹其鳺鴀昭十七年左傳正義引樊光注曰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隹其夫不孝

故爲司徒是大不乃孝鳥其戢飛載下或以戀其父母使然故詩因不遑將父不遑將母而有感於鶡鶡之雛也南有嘉魚篇亦云鶡鶡者雛傳曰雛壹宿之鳥箋云壹宿者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此箋所云鳥之愨謹者蓋亦此意而不知大非傳義矣夫雛字毛已於此經解訖壹宿之鳥不即繫於此傳下者因彼經下文云嘉賓式燕又思毛公之意謂雛是壹宿之鳥今夕宿此明夕又宿此此與下文又字相關合也然則詩人託物起興各有所取此經取其孝彼經取其壹雖同一雛而所取不同鄭君殆猶未得其旨矣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常棣

傳曰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箋云原也隰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榮顯之名

樾謹按傳箋均未解求字之義說文辵部逑斂聚也求與逑古字通爾雅釋訓篇釋文曰逑本作求是其證也裒訓聚求亦訓聚蓋以原隰之相聚喻兄弟之相聚耳

和樂且孺

傳曰孺屬也箋云屬者以昭穆相次序

樾謹按六章云和樂且孺七章云和樂且湛兩章之義必當一律鹿鳴篇和樂且湛傳云湛樂之久若孺訓爲屬則與和樂且湛不一律矣孺當讀爲愉孺從需聲愉從俞聲兩聲相近隱二年左傳紀裂繻公穀皆作紀履綸桓六年傳申繻管子大匡篇作申俞爾雅釋言篇釋文曰渝介人作繻方言郭注曰繻字亦作渝並其證也說文心部愉樂也既言和樂而又言愉猶和樂且湛既言和樂而又言湛湛亦樂也說文女部媅樂也湛即媅之叚字

無酒酤我 伐木

傳曰酤一宿酒也箋云酤買也　正義曰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易之爲酤買也

樾謹按王者燕其族人必無酤酒於市之理此自以傳義爲長有酒湑我無酒酤我言有酒則湑之無酒則釀之也經言酤我正見無酒之意必言酤者取其成之易若必經久而成則無及矣玉篇鹽部鹽倉卒也淮南子道應篇斲輪大疾則苦而不入高誘注曰苦急意也酤與鹽苦同聲亦有急義故一宿之酒謂之酤下文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然則酤是倉卒而

成經固自釋其義考

蹲蹲舞我

傳曰蹲蹲舞貌

樾謹按猗嗟篇舞則選兮傳訓選爲齊此云蹲蹲義與選同史記周本紀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然則選之通作蹲猶選之通作遵也漢書揚雄傳蹲蹲如也師古注曰蹲蹲行有節也毛公訓蹲蹲爲舞貌亦言其行之有節正與選之訓齊同義

俾爾單厚天保

傳曰單信也或曰單厚也箋云單盡也

樾謹按傳箋二說當以訓厚者爲定俾爾單厚單厚一義也猶下文俾爾多益多益亦一義也說文叩部單大也賈子經篇曰厚有所大也是大與厚義相近北門篇毛傳曰敦厚也方言曰敦大也長發篇毛傳曰厖厚也爾雅釋詁曰厖大也單訓大亦訓厚猶敦與厖訓厚亦訓大矣

何福不除

傳曰除開也箋云皆開出以予之

樾謹按如傳箋義甚爲不詞非經旨也除當讀爲儲易萃象傳君子以除戎器釋文曰除本作儲是其例

也何福不儲言何福而不儲積之也正與上句俾爾單厚相應儲積之則厚矣猶下文曰以莫不庶庶衆也與上句俾爾多益亦相應也

君曰卜爾

傳曰卜予也

樾謹按楚茨篇卜爾百福箋亦云卜予也卜之訓予雖本爾雅其義絕遠據爾雅釋詁曰台朕賚畀卜陽予也郭注曰賚畀卜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是郭意以賚畀卜爲賜予之予台朕陽爲予我之予其實卜亦予我之予也禮記檀弓篇卜人師扶右

鄭注曰卜當爲僕聲之誤也卜僕聲既相近義亦得通說文撲或作扑即其例也爾雅卜字疑當作僕故訓爲予猶今人自言稱僕矣說詳爾雅毛鄭據以解此經卜字恐未可從大田篇秉畀炎火釋文曰韓詩秉作卜卜報也卜報一聲之轉白虎通蓍龜篇曰卜赴也赴與報亦聲近義通禮記少儀篇毋報往鄭注曰報讀爲赴疾之赴卜既訓赴亦得訓報古義即存乎聲韓詩說殆勝於毛矣

期逝不至而多爲恤 杕杜

正義曰女室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猶不來

至由是而使我念之多為憂以致病矣

樾謹按此多字當讀為亦祇以異之祇祇適也言本與我期者欲我知有歸期而不憂也今期已往而猶不至則適使我憂傷而已多與祇古同聲而通用詳見襄二十九年左傳及論語子張篇正義若云多為憂則不辭矣

為龍為光 蓼蕭 南有嘉魚之什

傳曰龍寵也箋云為寵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 正義曰為君所寵遇為君所光榮

樾謹按經言為龍為光不言為所寵為所光傳箋之

義似均與經文語意未合此龍字仍當讀如本字廣雅釋詁龍日君也爲龍爲光猶云爲龍爲日並君象也賈子容經篇曰龍也者人主之譬也禮記祭法篇王宮祭日也鄭注曰王君也日稱君是龍日爲君象古有此義變日言光以協韻也周易說卦傳離爲日而虞注於未濟六五及夬象傳並曰離爲光於需象辭則曰離日爲光是日與光義得相通文選張孟陽七哀詩朱光馳北陸注曰朱光日也陸士衡演連珠重光發藻注曰重光日也詞賦家以日爲光非無本矣光與明同義禮記禮器篇大明生于東注曰大明

日也日謂之光猶謂之明也光與景亦同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揆景緯以裁基注曰景日也日謂之光猶謂之景也此言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故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寵光也以天子言也柏舟篇母也天只傳曰天謂父也彼變父言天以協韻此變日言光亦取協韻詩固有此例矣乃昭十二年左傳叔孫昭子說此詩有曰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則已同毛傳義左傳晚出先儒致疑若斯之類恐未可據

一朝饗之　彤弓

傳曰一朝猶早朝

樾謹按經既言朔其早不待言矣早乃甲字之誤甲爲十月之首故引申之爲第一之稱如甲令甲第之類是也楚辭哀郢篇甲之鼂吾以行鼂即朝字疑甲朝乃六國時常語故毛公即用以說詩謂詩人言一朝猶今人言甲朝乃後人不曉甲字之義而臆改爲早朝失其旨矣夫明爲會朝淸明傳曰會甲也毛公之意蓋以會甲雙聲古得通用會朝即甲朝甲朝即一朝也自此傳誤而彼傳之義亦不可解矣

六月棲棲 六月

傳曰棲棲簡閱貌

樾謹按棲猶妻也妻之言齊也禮記祭義篇齊齊乎其敬也正義曰齊齊謂整齊之貌棲棲與齊齊同故訓爲飭閑貌下句戎車既飭傳曰飭正也與上句六月棲棲文義相承有客篇有萋有且傳曰萋且敬慎貌萋之與棲義亦通也近解謂棲棲猶遑遑蓋本論語憲問篇正義其說非是辨見論語

侵鎬及方

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　正義曰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駮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亦從晉楚

來歸也孫毓亦以箋義爲長
樾謹按毛傳說上句整居焦穫云焦穫周地接于玁
允者而於鎬方則無解疑毛公之意正同王肅之說
以鎬爲鎬京若焦穫乃周藪爾雅釋地周有焦護郭
璞注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在今爲陝西西安
府三原縣玁允旣居焦穫復由焦穫內侵則鎬方不
得更在焦穫之外明矣侵鎬及方者侵鎬京而及其
方也方猶竟也古者建國必用開方之法計之故四
竟謂之四方竟內謂之方內史記孝文紀方內安寧
是也出車篇往城于方猶言往城于竟傳曰方朔方

蓋逆探下文爲說明此所謂方者乃近北之一方非其餘三方也正義曰北方大名皆言朔方此直言方即朔方也是知朔之可言方而不知東西南之亦可言方大非毛意矣上於此無傳者蓋既知焦穫爲周地則侵鎬及方其爲侵鎬之邊竟固不待言即下句至于涇陽亦可知其所在矣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涇陽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按漢涇陽縣乃今甘肅平涼府平涼縣此漢之涇陽非詩人所詠之涇陽也水北曰陽至于涇陽謂至涇水之北耳非必其在涇水所出之开頭山也後世於涇

水所出之處設縣名之曰涇陽在周時未有此名詩人幷不知後世有此縣未可以漢地名爲周地名也所謂涇陽者卽指其入渭之處陽陵故城在今陝西西安府高陵縣高陵在府東北七十里上文焦穫在今西安府三原縣三原在府北九十里然則居焦穫而侵及涇陽固勢所必至者矣春秋時晉伐秦必由涇水成十三年曰師遂濟涇襄十四年曰及涇不濟周時玁狁侵及涇陽疑卽春秋時秦晉用兵之路故下文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傳曰言逐出之而已蓋卽從其來路逐之也太原之地毛鄭皆無說朱子集

傳曰太原亦曰太鹵今在太原府陽曲縣其說是也
史記匈奴傳韓信降匈奴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
至晉陽下周時玁狁之禍正與漢匈奴同漢文帝幸
大原即用吉甫伐玁狁故事也日知錄謂太原當即
今之平涼若是晉陽之太原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
出者乎顧氏之說蓋誤以漢之涇陽爲詩之涇陽故
耳其致誤之由皆因鄭君解鎬方爲北方地名而不
知其即爲周之鎬京於是幷涇陽所在而失之故爲
詳考如此然則來歸自鎬當作何解曰吉甫此行遠
至大原若依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之例當云來歸自

大原方與上文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義相應今乃云來歸自鎬者蓋上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謂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繼之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膾鯉則又言吉甫自鎬京歸其私邑與其私人燕飲也王基所疑殆未達此耳

逸豫無期 白駒　鴻雁之什

傳曰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

樾謹按期當讀爲綦荀子書每用綦字爲窮極之義王霸篇目欲綦色耳欲綦聲楊倞注曰綦極也亦或

作期議兵篇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此與宥坐篇
綦三年而百姓往矣文義正同楊注以爲過一朞之
後非也詩中言無期者如南山有臺篇萬壽無期及
此篇逸豫無期皆謂無窮極也荀子固傳詩者其書
屢用綦字於古詩說如此毛謂無期以反則是期日
之期失之矣

無相猶矣 斯干

傳曰猶道也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

樾謹按猶當讀爲媨說文女部媨醜也式相好矣無
相媨矣好與媨相對成義遵大路篇無我魗兮不寁

好也正義曰魗與醜古今字正月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傳曰莠醜也此以醜與好對猶彼以魗與好對莠與好對也猶醜並從酉聲故得通用傳箋均失之鼓鐘篇其德不猶猶亦醜也箋亦誤讀爲瘉

無非無儀

傳曰婦人質無威儀也箋云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

樾謹按箋義非也婦道雖無成然不可以無善爲教非當讀爲斐爾雅釋訓有斐君子郭注曰斐文貌毛詩作有匪君子傳曰匪文章貌匪與非詩每通用木

瓜篇匪報也傳曰匪非也匪可爲斐則非亦可爲斐傳曰婦人質無威儀質字正解無斐之義猶曰無文章無威儀也鄭不解傳意以毛未說非字別爲之說失之矣

九十其犉羊無

傳曰黃牛黑脣曰犉

樾謹按傳義本爾雅釋畜黑脣曰犉之文然九十其犉乃是約計其大數不應專舉黑脣者爾雅曰牛七尺爲犉郭注引詩九十其犉似得詩意蓋七尺之牛牛之大者舉大足以見小故曰九十其犉言牛之七

尺者已有九十則小者可知也良耜篇殺時犉牡亦當從此訓傳並以黃牛黑脣釋之非是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傳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溱溱衆也旐旟所以聚衆也

樾謹按如傳義則上句止夢見魚衆下句止夢見旐旟並無如朱子集傳所載或說人乃是魚旐乃是旟者也然兩維字頗不易解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上維字訓乃下維字訓與陳氏奐毛傳疏曰上維字訓

其下維字訓與然兩句本一律而維字为上下異訓恐不然也此詩占夢與斯干篇同彼云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此篇維字與彼不異衆維魚矣猶云維衆魚矣旐維旟矣猶云維旐旟矣古人之文往往有此例如何書君奭篇曰迪惟前人光猶云惟迪前人光也故枚傳曰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又曰天惟純佑命猶云惟天純佑命也故枚傳曰惟天大佑助其王命衆維魚矣旐維旟矣亦猶是耳後人不知古人文法之變而異義橫生不可從也

無小人殆節南山　節南山之什

傳曰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箋云殆近也無小人近

檍謹按傳箋義並非也無小人殆與上文勿罔君子義同猶云無殆小人列其文以協韻耳詩意蓋謂勿誣罔君子勿危殆小人也論語爲政篇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罔殆對文卽本于此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

傳曰屆極闋息箋云屆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鞫凶之心息

樾謹按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兩句反覆相明與巧言篇君子如怒君子如祉句法相似屆與夷猶怒與祉也說文尸部屆行不便也與夷之訓易義正相反字亦通作艐爾雅釋詁篇釋文引孫炎曰艐古屆字說文舟部艐船著不行也亦卽行不便之意闋者閉也說文門部闋事已閉門也傳訓闋爲息乃從事已之義引申之凡經傳闋字或訓終或訓止其義並同而不知言各有當此經闋字不取事已之義而取閉門之義言君子所行如不便於民則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之心閉矣君子所行如平易

近人則民自去其惡怒之心也兩句相對成義傳箋均未達其旨

式月斯生

箋云式用也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樾謹按用月乃月此生甚爲不辭箋義疑非經旨也月乃抈之省說文手部抈折也大元經羨上九車軸折其衡抈范望注亦曰抈折也式抈斯生言用折其生也蓋亂靡有定故民不得遂其生而夭折也字又與扤通說文手部扤動也國語晉語曰其爲本也固矣故不可抈也韋注曰抈動也是抈扤同義蓋從月從兀

之字聲近而義通說文足部跀或從兀卽其例也正月篇曰天之扤我釋文曰扤徐又音月然則此言抈彼言扤文異義同矣

有菀其特　正月

箋云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

樾謹按茂特之苗但謂之特於文未明凡詩所云如有蕡其實有鶯其羽有略其耜有捄其角之類末一字皆實有所指非虛擬之詞有菀其特亦猶是也瞻彼阪田有菀其特與桑柔篇瞻彼中林甡甡其鹿句法相似特當爲三歲獸名伐檀篇胡瞻爾庭有縣特

兮傳曰獸三歲曰特周官大司馬職司農注亦曰三歲曰特是也白帖卷八十引此文作有苑其特是經文苑字本不從草後人因鄭訓爲菀然茂特因幷經文改爲菀耳阪田之中有菀然之特正見宗周既滅田野荒蕪依繼之曰天之扤我如不我克也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箋云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

樾謹按以箋說考之此經當以彼求我三字爲句則如不我得五字爲句禮記緇衣篇引此經而鄭君解

之曰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讀亦與此同也近人讀彼求我則四字爲句文不成義殊不可從

乃棄爾輔

正義曰爲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樾謹按毛鄭皆不解輔字未詳何物正義所言近於臆說矣說文革部輔車下索也疑輔即是䩛輔從甫聲䩛從尃聲而尃亦從甫聲是其聲同也輔爲車下索故從車而其質則革也因又變爲從革之䩛䩛聲即甫聲也猶鬴爲鍑屬故從鬲而其質則金也因又

變爲從金之釜父聲即消聲也說詳余所著字義載疑下文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傳曰員益也其實員者旋也古員云同字十二章昏姻孔云傳曰云旋也員于爾輻即云于爾輻謂旋繞于其輻也周易小畜九三輿說輻釋文曰輻本亦作輹疑此經輻字亦輹字之誤輹即所謂伏兔也釋名釋車曰屐似人屐也又曰伏兔在軸上似之也又曰輹複伏也伏於軸上也是輹即伏兔之異名伏兔下有革縶之于軸之上其名曰轐說文車部轐車伏兔下革也是也所謂輔者殆以伏兔之爲物其任至重恐非一革所能勝故

又以此輔轐之不足蔽其名曰輔卽取輔助之義爾雅釋詁輔俌也蓋輔助字古本從人作俌其從車作輔者爲車下柔之專名乃經典皆叚輔爲俌於是又別製從革專聲之鞾字耳僖十五年左傳正義引子夏易傳曰輹車下伏菟也形如伏菟以繩縛於軸因名縛也按縛卽轉字乃縛伏菟於軸者而非卽伏菟子夏傳所云混伏菟與轉而一之矣說文曰輹車軸縛也周易大畜釋文曰輹車下縛也其說皆誤附辨於此

子何不臧十月之交

正義曰於何不善乎猶言一何不善

樾謹按于卽吁字騶虞篇于嗟乎騶虞是其證也于何不臧猶曰吁嗟乎何其不臧正義以爲於何不善失之

豔妻煽方處

傳曰煽熾也箋云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其黨盛女謁行之甚也

樾謹按釋文曰處一本作熾此涉鄭箋而誤也傳云煽熾也是煽卽熾矣何又言熾乎箋雖有方熾二字然方在熾上則非經文方字也經文方字鄭蓋訓爲

竝故經云方處箋云竝處位也說文方部方併船也

爾雅釋水大夫方舟郭注曰併兩船蓋方之本義爲

兩舟相竝故方訓竝尙書微子篇小民方興史記

宋世家作竝興是其證也後人誤解鄭箋致幷經文

而妄易之不可從也

題彼脊令小宛

傳曰題視也箋云題之爲言視睇也

樾謹按篇首宛彼鳴鳩傳曰宛小貌題彼脊令與宛

彼鳴鳩句同宛以鳩言題應以脊令言傳箋訓題爲

視則以人言矣凡詩所云鴥彼晨風弁彼鸒斯翩彼

飛鴞上一字皆屬鳥傳箋非也題當讀爲提傳二字

穀梁傳注不言提其耳釋文曰提本作題是提與題

古通用小弁篇歸飛提提傳曰提提羣貌題彼脊令

之題卽歸飛提提之提也又按題與提並叚借字其

本字當作徥說文彳部徥徥行貌方言凡細而有容

謂之徥或曰徥歸飛徥徥當從說文訓爲行貌徥彼

脊令當從方言訓爲細而有容與宛彼鳴鳩義正相

近

哀我塡寡

傳曰塡盡箋云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

樾謹按塡當讀爲矜矜字從令俗從今誤也令聲與眞聲古音相同左傳顚軨漢書滇零並疊韻字是古音相近之證周官大司徒職則民愼德鄭注曰謂矜其善德勸爲善也以矜訓愼亦以同聲相訓塡之爲矜猶愼之爲矜也哀我塡寡卽哀我矜寡毛以本字讀之而訓爲盡恐未得經旨釋文曰韓詩作疹疹苦也爾雅釋言曰矜苦也然則疹與矜亦聲近而義通矣

予之佗矣小弁

傳曰佗加也正義曰此佗謂佗人也言舍有罪而以

罪予佗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佗加也

樾謹按正義之說迂迴難通非古訓也說文人部佗負荷也荷與加聲近義通佗訓荷故亦訓加字亦作拕周易訟上九終朝三褫之鄭本作三拕之注曰三加之也拕之訓加豈亦可云謂佗人乎

君子無易由言

箋云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

樾謹按抑篇無易由言箋云由於也女無輕易於教令此云君子無易由言義與彼同言君子無易於言人之耳有屬於垣者不可不慎也箋訓由為用其義

搏迂矣

昊天已威予愼無非昊天大憮予愼無辜　巧言

傳曰愼誠也

樾謹按白駒篇愼爾優游傳巷伯篇愼爾言也箋並曰愼誠也與此文同荀子勸學篇眞積力久則入楊倞注曰眞誠也蓋愼眞古通用史記魯世家眞公漢書古今人表作愼公是其證也予愼無非予愼無辜猶云予眞無非予眞無辜耳日知錄言五經無眞字不知古人卽段愼爲眞也

往來行言

箋云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

樾謹按箋義迂迴非經旨也行言者輕浮之言九章算術盈不足章曰醇酒一斗直錢五十行酒一斗直錢一十行與醇對說文西部醇不澆酒也是行爲澆薄也潛夫論浮侈篇曰以完爲破以牢爲行行與牢對亦不堅固之意小人之言輕浮無根故謂之行言曰往來者正見其無定也尚書盤庚篇而胥動於浮言金縢篇乃流言于國浮言流言並與行言同廣雅釋詁曰流行也釋訓曰浮浮行也是浮與流皆有行

義也泂酌篇泂酌彼行潦傳曰行潦流潦也流言謂之行言猶流潦謂之行潦矣管子君臣下篇淫悖行食之徒尹知章注曰行食游食也游言謂之行言猶游食謂之行食矣詩人以柔木與行言柔木木之柔脆者也行言言之浮游者也足知其取喻之精矣

爾居徒幾何

箋云女所與居之衆幾何人

樾謹按與居之衆謂之居徒則不詞矣居當訓爲蓄論語公冶長篇臧文仲居蔡皇侃疏曰居猶蓄也爾居徒幾何言爾所蓄徒衆幾何人也

及爾如貫 何人斯

箋云我與女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

樾謹按箋義迂迴非也貫謂羈貫昭十九年穀梁傳羈貫成童范甯注曰羈貫謂交午翦髮以爲飾是也甫田篇總角丱兮傳曰丱幼稺也貫即丱也上文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言壹稺兄弟相與嬉戲此情好之最篤者我與爾之情亦如是故曰及爾如貫言如總角時無猜忌也

爲鬼爲蜮

傳曰蜮短狐也箋云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

樾謹按鬼誠不可見若短狐則實有其物豈遂不可見乎漢書東方朔傳人主之大蜮師古注曰蜮魅也文選東京賦八靈爲之震慴況鬾蜮與畢方李善注引漢舊儀曰鬾鬼也鬾與蜮古字通然則此經蜮字亦當爲鬾鬼也鬾也一物也傳以爲短狐非是

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大東 谷風之什

箋云既盡疚病也言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

樾謹按旣讀訓爲然語往語來殊不成義且詩人困於役而傷於財得毋爲害豈肯服於周乎旣當作餼禮記中庸篇旣廩稱事鄭注曰旣讀爲餼正義曰旣與餼字聲同故讀旣爲餼旣往旣來言周之役繇佻佻公子往來不給往者餼之來者餼之以致甚困故使我心疚也

不以服箱

傳曰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箋云以用也牽牛不可用於牝服之箱

樾謹按李善注文選思元賦引此文作不可以服箱

據箋文似當有可字今本奪之耳至傳箋釋服字皆求合服當讀爲負服負一聲之轉淮南子人閒篇負輦載粟而至御覽治道部負輦作服輦是服負古通用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曰服讀爲負卽其例也不可以服箱猶云不可以負箱言牽牛雖有牛名而不可以負車箱也如以服爲牝服則當云不可以駕服箱如下章云不可以挹酒漿文義方足如但曰不可以酒漿則文不成義矣故知服非牝服也古詩曰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皆用此詩之文則服讀爲負有明徵矣

神保是饗是饗

傳曰保安也箋云其鬼神又安而享其祭祀

樾謹按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兩語相對下文又曰神保是格神保聿歸朱子集傳因以神保爲尸之嘉號疑爲近之然既曰皇尸載起又曰神保聿歸則亦未可以爲一也保亦師保之保書序召公爲保周公爲師是也言保以兼師耳尚書盤庚篇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是古者烝祭以功臣配食上文曰以往烝嘗故并及之其人皆先王師保之臣故

尊之曰神保長發卒章兼及阿衡即其例也阿衡書君奭篇謂之保衡然則阿保一也

君婦莫莫

箋云君婦謂后也

樾謹按下文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若以君婦爲后而敘於諸宰之下殊爲不倫疑君婦非謂后也古音君與羣同周書謚法篇從之成羣曰君白虎通號篇君之爲言羣也又三綱六紀篇君羣也廣雅釋言亦曰君羣也蓋聲近者義即相通上文先祖是皇箋云皇暀也皇可爲暀則君亦可爲羣君婦者羣婦也周

官九嬪曰贊后薦徹豆籩摯婦即指九嬪之屬不斥
謂后而曰摯婦正詩人立言之謹也摯婦則無嫌與
諸宰連文且宰曰諸宰婦曰摯婦文正相對也

信彼南山 信南山

箋云信乎彼南山之野

樾謹按此以信南山名篇猶之乎節南山也節彼南
山信彼南山語本一律節彼之節傳訓為高峻貌則
信彼之信亦當以山之形狀言不得如箋所云信乎
彼南山也古信申同字信當讀為申爾雅釋詁申重
也離騷申申其詈余王逸注曰申申重也信彼南山

猶言申申然者彼南山盡言其山形之複沓也節彼南山下云維石巖巖故言其山形之高峻信彼南山下云畇畇原隰故言其山形之複沓詩人之辭固各指所之矣

以我齊明　甫田　甫田之什

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箋云以潔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　正義曰經傳多齊盛連文故傳因齊解盛

樾謹按經文言齊明傳箋並言齊盛正義以爲因齊解盛然經文本無盛字傳箋且因齊而及之經文實

有明字傳箋均不之及何邪今按齊明卽齊盛也爾雅釋詁明成也成與盛古字通明旣訓成亦得訓盛淮南子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正義曰明堂盛貌竝其證也然則齊明之卽齊盛無疑矣

禾易長畝

傳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

樾謹按易當讀爲施古施易二字通用何人斯篇我心易也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是其證也禮記樂記引詩施于孫子鄭注曰施延也皇矣篇箋云施之言易

也延也禾易長畝言禾遲延竟畝耳傳訓易爲治失

之

既庭且碩大明

傳曰庭直也箋云衆穀生盡條直茂大

樾謹按上文言播厥百穀猶未言百穀之生此遽言

條直茂大於義未安庭當讀爲挺說文手部挺拔也

呂氏春秋仲冬紀荔挺出高誘注曰挺生出也既挺

且碩謂百穀既生又且碩大也庭挺同聲故得通用

考工記弓人注曰挺直也然則訓庭爲直亦是讀庭

爲挺也

先集維霰　頍弁

傳曰霰暴雪也　正義曰以比幽王漸致暴虐且初爲霰者久必暴雪故言暴雪耳非謂霰即暴雪也樾謹按暴之言爆爆爍也桑柔篇將采其劉傳曰劉爆爍而希也箋云將采之則葉爆爍而疏是爆爍有希疏之義字亦作暴樂爾雅釋詁毗劉暴樂也重言之曰暴樂單言之則曰暴猶重言之曰毗劉單言之則曰劉也暴雪者謂雪初下暴樂而希也說文日部暴晞也暴之爲希猶暴之爲晞其義得通爾雅釋天曰雨霓爲霄雪霄與暴聲近暴雪即霄雪正義所說非

傳意矣

辰彼碩女車舝

傳曰辰時也箋云喻王若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

來配之

樾謹按傳箋義並非也辰讀爲振廣雅釋言辰振也

白虎通五行篇辰則振之也是辰振聲近義通麟之

趾篇振振公子傳曰振振仁厚也殷其雷篇振振君

子傳曰振振信厚也重言之爲振振單言之爲振猶

采薇篇曰楊柳依依而此曰依彼平林重言之爲依

依單言之爲依也詩以依彼平林喻辰彼碩女傳曰

依茂木貌則辰亦形容碩女之詞不得訓辰爲時矣

有壬有林賓之初筵

傳曰壬大林君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

獻之禮既陳於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徧至

得萬國之歡心

樾謹按鄭讀壬爲任是也以爲卿大夫非也卿大夫

不得列於國君之上且以任爲卿大夫義亦迂曲古

者任與男相近故禹貢男邦史記夏本紀作任國酒

誥侯甸男衛白虎通爵篇作侯甸任衛然則任者男

也公羊傳曰春秋伯子男一也舉男足以兼伯子矣

有任謂有小國之君有林謂有大國之君傳訓林爲君則君兩通稱而得專指大國者據爾雅釋詁公侯君也不及伯子男是古大國之君始謂之君後乃以爲通稱耳小國列于大國之上者亦猶禹貢先男邦後諸侯也

威儀怭怭

傳曰怭怭媟嫚也

樾謹按說文人部佖威儀也從人必聲詩曰威儀佖佖是許所據本作佖其解爲威儀與毛迥異疑威儀上當有失字上文威儀幡幡傳曰幡幡失威儀也許

意佖佖猶幡幡故曰佖失威儀也正用毛義傳寫奪失字而義不可通韻會黃韻等書竟曰有威儀失之遠矣漢書楊雄傳斮衍佖路師古注曰佖次比也次比故有媟嫚之義法言學行篇頻頻之黨李軌注謂黨比游宴然則佖佖與頻頻聲近而義通矣

不知其秩

傳曰秩常也

樾謹按下言不知其郵箋云郵過也此秩字若從傳義則與下意不類矣秩當作失爾雅釋鳥秩秩海雉釋文曰秩秩本又作失失是秩與失通不知其失正

與不知其鄭同義

是謂伐德

箋云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

樾謹按德不可言誅伐伐猶發也考工記匠人一耦之伐鄭注曰伐之言發也是伐與發義通谷風篇無發我笱釋文引韓詩曰發亂也此經伐字當讀爲發而從韓詩訓亂言醉至此是亂其德也箋義失之

亦是戾矣 采菽 魚藻之什

傳曰戾至也箋云戾止也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言思不出其位

樾謹按此當以傳義爲長亦是戾矣承上章亦是率從而言上箋云諸侯之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之然則此云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義與上同言諸侯能優游其連屬之國則連屬之國亦從之而至矣箋訓戾爲止而引論語說之轉於義未安正義申傳曰明王之德能如此亦如是至美矣此未得傳意也

後予極焉菀柳

傳曰極至也箋云極誅也

樾謹按極當爲極說文心部極疾也言其後乃憎疾

我也與後予邁焉一律說詳下章

後予邁焉

箋云邁行也

樾謹按白華篇視我邁邁傳曰邁邁不悅也說文心部怖恨怒也詩曰視我怖怖是今詩作邁邁者乃怖之叚字此邁字亦當讀爲怖言其後乃不悅我也後予極焉後予怖焉義本一律因極借極字怖借邁字而傳箋皆不得其旨矣

臺笠緇撮 都人士

傳曰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也箋云臺夫須也都

人之士以臺皮爲笠　正義曰臺草名可以爲笠則一也而傳分之者笠本禦暑故良耜曰其笠伊糾因可以禦雨故傳分之以充二事焉以緇撮爲一知臺笠不二矣

樾謹按南山有臺篇正義引傳曰臺所以禦雨疑此傳暑雨二字誤倒段氏所訂詁訓傳已正之矣惟傳既分爲二事則當與箋不同若如箋義以臺皮爲笠安得曰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乎疑毛公所據經文作簦笠緇撮說文竹部簦笠蓋也笠簦無柄也二篆相連卽本毛詩國語吳語簦笠相望於艾陵唐尚

書云簦笠大須也蓋讀簦笠爲臺笠如鄭箋說也古音臺在之咍部簦在蒸登部此二部古得相通得來之爲登來耳孫之爲仍係皆其例也毛作簦笠鄭作臺笠故其說不同正義據鄭本以解傳宜其迂曲而不可通矣女曰鷄鳴篇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贈可讀來故簦可爲臺乃陸德明作釋文時已無作簦之本則古義之湮久矣

言綸之繩 采綠

箋云綸釣繳也君子往狩與我當從之爲之韔弓其往釣與我當從之爲之繩繳　正義曰謂釣竿之上

須繩則已與之作繩

樾謹按經文曰言綸之繩不言言綸其繩與上句本不一律箋以韔弓繩繳對舉則知此句繩字與上句韔字對此句綸字與上句弓字對爾雅釋器曰繩之謂之縮之郭璞注曰縮者約束之言綸之繩者謂君子釣詋則其綸我爲收束之耳與言韔其弓文不一律而義則同正義謂與之作繩非是

其葉有幽 隰桑

傳曰幽黑色也

樾謹按伐木篇出自幽谷傳曰幽深也斯干篇幽幽

南山傳曰幽幽深遠也此文幽字義亦當同蓋葉盛則望之深遠矣與上文其葉有難其葉有沃一律不必爲黑色也

露彼菅茅　白華

傳曰露亦有雲箋云白雲下露養彼可以爲菅之茅正義曰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

樾謹按傳箋並以露爲雨露之露非經旨也正義更曲明露之有雲以證成傳義甚無謂矣釋名釋天曰露慮也覆慮物也覆慮猶古語亦謂之覆露漢書鼂

錯傳今陛下配象天地覆露萬民嚴助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淮南子時則篇包裹覆露無不囊懷並以覆露連文卽覆慮也露慮一聲之轉耳露彼菅茅言英英白雲覆慮此菅茅也毛公生六國時古語已不盡可通無怪顏師古注漢書高誘注淮南子於覆露之露皆以爲雨露字矣

不皇朝矣 漸漸之石

箋云皇王也將率受王命東行而征伐役人罷病必不能正荆舒使之朝於王 正義曰王肅云武人王之武臣征役者言皆勞病東行征伐東國以困病不

暇修禮而相朝此自王肅之說毛意無以見其爲然
正以詩中諸言不皇多爲不暇故存其說代毛耳
樾謹按不皇即不暇王肅說是也若從鄭訓爲王則
首章不皇朝義尙可通二三章之不皇出不遑他實
不可通矣至王肅之說於義亦未盡得正義曰受命
出征務服前敵無暇相朝自其常事不當以此爲怨
然則不皇朝者非謂不暇相朝也朝當讀爲周汝墳
篇惄如調飢傳曰調朝也朝之爲周猶調之爲朝也
上文山川悠遠維其勞矣箋以勞勞廣闊解之惟廣
闊故不遑周也二章云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

征不遑出矣傳訓沒爲盡惟其無盡故不皇出也不皇朝不皇出皆見山川悠遠之意然朝者瓊朝出者直出出且不皇朝更無論二三章視首章其詞爲尤切矣

羣經平議卷十